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Ⅳ

WORLD CLASSICS LIBRARY

[意]卜伽丘

十日谈 上

Decameron



典藏全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WORLD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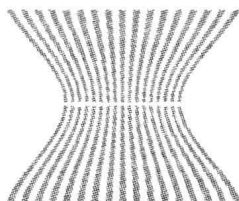
Giovanni Boccaccio

十日谈^上

Decameron

[意] 卜伽丘 著

马林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日谈 / (意) 卜伽丘 (Boccaccio, G.) 著; 马林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第4辑 / 赵文良 主编)
ISBN 7-204-07234-0

I. 十... II. ①卜... ②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 IV. I546.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5732 号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四)

主编: 赵文良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龙行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0

字 数: 3,4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7234-0/I·1575

定 价: 374.00 元 (全 17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言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卜伽丘（Giovanni Boccaccio，一三一三～一三七五年），生于商人家庭。他反对封建专制，拥护共和政体。他的早期创作多取材于古代传说，但开辟了意大利散文和小说创作的道路。他写有长篇小说《菲洛哥罗》，长诗《菲拉斯特洛》、《泰萨依德》、《菲佐拉的女神》，中篇小说《菲亚美达》等。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包括一百篇故事，反映当时意大利社会生活，表达人文主义思想。他的作品对后来欧洲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卜伽丘众多作品中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作品《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写于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三年间，历时五年之久。作品开头有个楔子，叙说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鼠疫流行，全城一片凄苦恐慌，三男七女原本相识，一块儿到一所乡村别墅避难。为了消遣时间，他们除了玩赏风景，欢宴歌舞，就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里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因此取名《十日谈》。

《十日谈》一书十天故事中每天都有一个主旨，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与写作目的。第一天，作者用讽喻的手法揭露了人类的罪愆，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们的罪愆。第二天，作者展示了命运主宰男人女人的力量，认为人们都会受到命运的主宰和摆布。第三天，作者认为人类的意志和努力可以战胜命运，而爱情和智慧在其间起了不少作用。第四天和第五天，作者强调揭示了爱情的悲欢，先是痛苦，后是欢乐。第六天强调了智慧的重要性，认为随机应变、急中生智和聪明的言辞往往使人能在尴尬的局面下应付自如，度过难关。第七天和第八天，则着重叙述了女人怎样巧言令色地捉弄丈夫，和男人怎样捉弄女人，男人们彼此间捉弄戏谑的情况。第九天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思想。第十天则宣扬了人类

应有的德性，也就是宽容和忍耐等等。

这部近七十万字的巨著以其鲜明、泼辣、大胆勇敢的特色，猛烈地抨击了十四世纪意大利的黑暗现实，表现了早期文艺复兴的思想倾向。《十日谈》的重要主题是反教会，揭露教会和僧侣的腐败和虚伪。也有相当一部分故事提倡人性、人道，反对禁欲主义，反对封建偏见，宣传“幸福在人间”的思想，肯定人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还有些作品对商人、手工业者的才干、智慧和进取精神进行了肯定和赞扬。

在艺术上，《十日谈》以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使章节间既互有联系，又独立成篇，结构布局较为巧妙。语言简洁畅达，文笔含蓄、幽默、辛辣。它开创了短篇小说这一独创的艺术形式，对以后意大利和全欧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日谈》所讲的故事结构紧密，语言精练，在心理描写与性格塑造上都有独特的地方，是意大利艺术散文的奠基石，而且体现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此书一问世马上被译为西欧各国文字，对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有巨大的影响。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马格里特-德·纳瓦尔的《七日谈》全是参考《十日谈》而创造的作品。拉封丹、洛佩·德·维加、莎士比亚、莱辛、歌德、普希金都曾在著作里引用过《十日谈》里的故事。

《十日谈》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部价值很大的文学作品。卜伽丘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独特的艺术概括力，勾勒出了意大利各个阶层的生活画面，体现了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与自由思想。

目 录

第一天	引言.....	1
第一天	第一个故事.....	15
第一天	第二个故事.....	25
第一天	第三个故事.....	29
第一天	第四个故事.....	31
第一天	第五个故事.....	34
第一天	第六个故事.....	36
第一天	第七个故事.....	38
第一天	第八个故事.....	42
第一天	第九个故事.....	44
第一天	第十个故事.....	45
第一天	尾声.....	48
第二天	引言.....	50
第二天	第一个故事.....	50
第二天	第二个故事.....	55
第二天	第三个故事.....	60
第二天	第四个故事.....	66
第二天	第五个故事.....	70
第二天	第六个故事.....	81
第二天	第七个故事.....	92
第二天	第八个故事.....	108
第二天	第九个故事.....	121
第二天	第十个故事.....	132
第二天	尾声.....	138

第三天	引言.....	140
第三天	第一个故事.....	142
第三天	第二个故事.....	148
第三天	第三个故事.....	152
第三天	第四个故事.....	159
第三天	第五个故事.....	164
第三天	第六个故事.....	169
第三天	第七个故事.....	176
第三天	第八个故事.....	190
第三天	第九个故事.....	199
第三天	第十个故事.....	207
第三天	尾声.....	212
第四天	引言.....	214
第四天	第一个故事.....	220
第四天	第二个故事.....	228
第四天	第三个故事.....	236
第四天	第四个故事.....	242
第四天	第五个故事.....	246
第四天	第六个故事.....	249
第四天	第七个故事.....	255
第四天	第八个故事.....	258
第四天	第九个故事.....	263
第四天	第十个故事.....	266
第四天	尾声.....	273
第五天	引言.....	275
第五天	第一个故事.....	276
第五天	第二个故事.....	285
第五天	第三个故事.....	290
第五天	第四个故事.....	296
第五天	第五个故事.....	301
第五天	第六个故事.....	306

第一天 引言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作者先交待了书中的几个男女集合在一块儿的缘由。接着，在潘皮妮娅的领导下，大家都讲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漂亮的女郎们，我深知你们生来就富有同情心，因此我也知道，此书的开端会使你们感到过分压抑。因为它叫人们回忆起不久前刚结束的那一场骇人的瘟疫，会叫那些曾亲眼看到或者耳闻其事的人们，至今心有余悸。不过我根本不想让你们觉得，此书只会使你们唏嘘不已、热泪盈眶，就此吓得没有勇气继续往下读了。这个凄凉的开端事实上就好比一座挡在前面的巍峨荒凉的大山，挡着一片景色宜人的平原，登山的人会在翻山越岭的劳累中得到加倍的快乐。就像高兴过头会带来苦恼一样，悲痛至极，同样会涌起出乎意料的快乐。经过暂时的凄凉（我说是暂时的，因为它只有几页），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片甜美与欢快，这是我方才就预告过的。假如我没有事先说，看完这么一个开端，你们也许猜想不到里面会有甜美和欢快。说实在的，假如能走另外一条捷径，我是不想带你们走这条曲折小道的，只是如果不追溯一下背景，我就无法交待清楚这些你们将要读到的事件是怎么产生的，因此我迫不得已写下这么一个开端。

我主降生以后过了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在意大利最美丽的一个城市——繁华的佛罗伦萨中，竟然发生了一场致命的瘟疫。不知道这场瘟疫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不满人类作恶多端而降罚于人世。这场瘟疫几年前发生在东方地区，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且眼看着还不停地以燎原之势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蔓延到了西

方。人们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城里下令扫除了各处污秽的地方，禁止病人进城，并且发布了许多引导市民保护健康的忠告。虔诚的人们不停地向上帝祷告，他们有时成群结队，或者用其它的形式，也全都徒劳无益。可是到了那年初春，可怕而奇特的病症终于显露出来，情况马上严重起来。这场瘟疫和东方所经受的不一样，在东方，如果病人鼻孔出血，就肯定会死。在这儿，则另有一种征兆：得病的男女，刚开始是在腹股沟或者胳肢窝下出现一些肿块，它们有大有小，有的像苹果，有的像鸡蛋，人们把它们称为“加伏乔利”。不知什么时候，致命的肿块便会由这两个部分开始，快速地蔓延到人体各个部分。接着，症状还会出现病变，病人的臂部、腿部和别的部位会连续出现黑色或者紫色斑点，有的时候大而分散，有的时候又细又密。这些斑点与初期的肿块一样，都是死亡的预兆，每一个不幸得病的人都得死。如果患了这种病，不管怎么请医服药都拿它没办法。也许这就是不治之症，也许是医生们学识浅薄，查不出病因，也就不知道应当怎样对症下药。要知道，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虽然毫无医学知识，却也都行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侥幸治愈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差不多所有的病人都在我们提到过的征兆出现后三天以内就没命了，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发烧或者别的症状就死去了。

这种瘟疫来势凶猛，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会马上被传染，那情形就像干柴或者汽油靠近烈火，立即就会燃烧起来。甚至比这更严重，别说走近病人、同他们交谈，会感染上致命的病症；就算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东西，都会立即受到传染。这件事情说来实在是难以置信，如果不是我本人也曾经亲眼看到过，无论是从多么可靠的人那儿听来的，我都无法相信居然有这种事，更不用说把它记录下来。这场瘟疫的传染性实在不同寻常，不仅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甚至连人畜之间，也总有动物碰了病人或是死者的什么东西以后，马上染病丧命的。就像我方才所说，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当一个倒霉的人病死以后，他的破烂衣服被扔到了大路上。两头猪正好碰到，就习惯地用鼻子拱那些东西，然后又用牙齿叼起，乱嚼乱挥一阵。不久，它们就如同吃了毒药一般，不停地打

起滚来，然后倒在那堆破衣服上丧了命。这样一些骇人的事情，使健康的人们充满了恐怖和各种奇怪的念头，他们甚至采用了一个相当残忍的措施——凡是病人以及他们用过的东西，全都离得远远的，认为这么一来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

有的人认为，假如生活清心寡欲，避免一切过分的行为，就能躲过这场瘟疫。所以，他们三五结伴生活在一起，完全和外界隔绝。他们在没有病人住过的整洁的宅子里住下，享用着美味佳肴，喝着最好的葡萄酒，不过从来都是适可而止。他们只字不谈外界的事情，对那些疾病与死亡的消息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与别的力所能及的娱乐来消磨时光。另外有些人的想法则恰巧相反，他们以为，对付疫病的灵丹妙药就是纵情欢乐、尽量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只是一笑了之。他们也真的说到做到，总是不分昼夜地尽情畅饮，从这家酒馆逛到那家酒馆，甚至还闯入其他人家中，肆意妄为。这也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人们都以为自己过了今天保不住明天，自己的财产都置之不顾，因此大多数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随便哪个路过的陌生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使用房子里的一切，似乎那是他们自己的家。但是虽然这样，他们对于疾病仍然是极力预防，见到病人就退避三舍。浩劫当前，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法律和圣规好像都失去了效力，也可以说是不复存在了。因为与一般人一样，神父与执法官们也都是死的死，病的病，就算仍旧活着的，也已经没有部下可以派遣来执行他们的职务了。这么一来，几乎每个人都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还有好多人采用了折衷的生活方式，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与世隔绝，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胡作非为、大吃大喝，他们从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不是自我幽禁，也到外面去走走，手中或者拿些鲜花，或者拈着清香怡人的香草，时不时地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以为这样的香气醒脑提神，能够除去那些充斥在空气中的尸体、病人与药物的恶臭。

还有一些人竟然抱着一种更加残酷的观点，他们认为除去离开病区，再也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抵抗瘟疫。或许，这倒的确是一种比较保

险的方法，不过有这种想法的男人和女人都只顾自己，其余的一切一概不管。他们抛下了他们的城市、家宅、农场、亲人与财产，逃到其它的地方去，起码也得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似乎认为天主鉴于人类作恶多端，一怒之下降下惩罚，这惩罚只能降到这座城市，如果走出城门，瘟疫就永远不会影响到他们了。或者说，他们以为佛罗伦萨的末日已经到了，所有呆在城里的人不久就会全部灭亡。人们各持己见，并没有全都死去，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逃过了这场浩劫。

相反的是，那些离开病区的人们仍然在各地接二连三地病倒。因此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榜样，教人不要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因此到他们得病以后，也遭到人们的遗弃，无人照顾，任由他们自己奄奄待毙。事实上，城里的人们已经到了你躲避我，我躲避你的地步，四邻八舍互不照应，就连亲戚之间都不再往来。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以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姐妹不认兄弟，甚至妻子不照顾丈夫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还有更加叫人难以置信的残忍——父母居然不想照顾他们的儿女，似乎不是他们亲生的一样。

因此，数不清的得病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人照顾，惟一给他们一点儿安慰的就是朋友的好心（但这种朋友是极少数的），还有贪心的佣人。那些佣人不过是贪图极高的工资，并不知道怎样服侍病人。而这种佣人也不容易找到，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粗鲁无知的男女，从来没有受过关于这方面的训练，完全干不了什么事，除去照病人的要求将各种东西递过去，此外就只会眼瞅着病人死亡。因为这样的差事，他们也总是赔上性命，白赚了那么多钱。因此一旦染病就得不到街坊亲友与父母的照顾，而佣人又非常难找，一种闻所未闻的做法在城里出现了：假如一个女人得了病，不管她是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她都会毫无顾忌地雇佣一个男仆，也不介意他年老年少，当病情需要时，还会一点儿都不在乎地将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裸露出来，就像他是一个女佣。这或许是为什么瘟疫以后，那些保全了性命的女人们再也不像过去那么贞洁的原因吧。就这样，无数病人都在瘟疫中死了，事实上假如得到了很好的调养，有的人本来是能够得救的。因此瘟疫来势凶猛，病人又缺乏护理，城内白天黑夜都会有大批大批的人丧命。

这件事情听上去都叫人目瞪口呆，更别说亲眼看到了！所以，迫于这种形势，在那些幸而活着的人当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习俗。

根据一贯的习俗，如今仍然可以看到，谁家如果有丧事，亲属与邻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死者家中，和死者的女眷一起吊唁。与此同时，亲属与邻居家的男人还有别的市民应该聚集在死者门口，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有多有少，得看死者的身份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逶迤前往他临死前指定的教堂，在烛光与挽歌声中下葬。因为瘟疫越来越猖獗，这种习俗也渐渐地废除了，取代它的是新的风气。人们离开人世以后，不仅再也没有女人们围着啜泣，就算断气的一刹那都没有任何人在场，能够赢得亲人的真心悲痛与辛酸泪水的实在难得。恰恰相反，那些亲友们多数都在其它的地方及时行乐，互相戏谑。连女人们都学会了那种风气，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不惜违背她们原有的富有怜悯心的本性。再也没有多少死去的人会有十个邻居来送葬，连抬棺材的都并非什么同辈中有声望的人，而是一些低三下四、自称为“拜契尼”的掘墓人。那些人完全是为了挣钱，把棺材急忙抬起，并不是送到死者临死以前指定的教堂，总是抬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们前面走着四五个教士，手中持着一两支蜡烛，有的时候一支蜡烛都没有。这些教士们也不费那工夫，只要看到的是空墓穴，就胡乱地叫掘墓人将尸体扔进去，他们也不再郑重其事地替死去的人举行什么安葬仪式了。

下层阶级，以及大多数的中层阶级，受得罪就更大了。他们因为没有钱，或者因为存着侥幸心理，大多数都守在家里。可是天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们病倒，因为没有人看护，只有死路一条。黑夜也好，白天也好，都会有大批的人倒在路上死去。还有许多人病死在家中，直到他们腐烂的尸首发出臭味，街坊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就这样，城市里尸体纵横。对于死去的人，仍然活着的人们会遵守这么一种风气：他们或者叫来脚伕——假如能够找到的话——或者自己动手，将尸体抬出去，搁在门口。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而是考虑腐烂的死尸会对他们自己有影响。早上，过路人总会在家家户户的门

口看见许多尸体，或者是在棺材中，或者连棺材也没有，只搁在一个木板上。一口棺材中也不只是一具死尸，总是一次用来载着两三具尸体，有的是一对夫妇，有的是两三个兄弟，还有的是父子两个或者别的亲戚。总会看到两个神父各拿一个十字架走在前边，去给某个死者送葬，一群脚伕扛着三四具尸体加入行列。也总会有神父前去替一个人举行葬礼，事实上那儿却有七八个等着入葬，有的时候还不止这些。不再有谁为死去的人流泪，为他点燃蜡烛，或者出席给他送葬了。事实上，那个时候死了一个人，就像如今死了一只羊，每个人都不当回事。因此，平常连有识之士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都难以学会忍耐；现在大难临头，即使是最没有教养的人，也知道必须逆来顺受了。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数不清的尸首运往教堂，致使这个原是让死者安息的地方再也容纳不下他们了，也无法按照老规矩，让所有的死者都有一个单独的墓穴。当教堂的坟地都葬满时，人们不得不在墓地附近挖出一些又长又宽的深坑，把后来的成百具尸体埋进去，就像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把尸体叠床架屋般堆放起来，中间只盖着很薄的一层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然后用泥土封起来。

那个时候我们城市的状况凄惨，就不必一一细谈了，我只想补充一句，四处横行的瘟疫根本没有放过郊外的市镇，那儿的惨状也同城市相差无几，只是灾情不是那么声势浩大罢了。在分散的小村子里，在荒僻的田野中，那些不幸的农夫以及他们的家属，既缺医少药，也没有人照顾，随时都会倒在路上、在田间或者家里死去。不管白天和黑夜都有人这么死去，那不像是死去一个人，倒像是死了一头牲畜。所以，同城里的人们一样，他们也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再也不理会什么土地和产业了。自知死期已到，农民们都完全不顾以前的劳动成果，不愿意从事劳动和畜牧，只顾把现有的东西吃光。这么一来，牛、驴子、绵羊、山羊、猪和鸡，甚至人类最忠诚的朋友——狗，也被轰出家园，田间到处乱跑。那儿的庄稼该收割了。许多牲畜和家禽，白天在田间寻觅吃饱以后，似乎有灵性，一到晚上虽然没有家人来赶，却自己返回住处。

让我们再从乡下说回到城里吧。除去说上天的残酷，或许人类的狠心也无以复加，我们到底还能怎么说呢？因此这场瘟疫来势汹汹，另外加上健康的人对疾病抱着恐怖心理，病人一来缺少救治，二来没有人照顾，从三月至七月，佛罗伦萨城里据说有十万人以上丧了命。可是在发生这场可怕的瘟疫之前，没有人想到城里居然住着这么多人。

唉，多少巍峨的宫殿，豪华的宅邸，高大的房屋，曾是达官贵妇共济一堂的地方，如今却十室九空，仆人都统统死掉了！多少显赫的姓氏、巨大的家产、著名的产业都遗留下来，没有法定继承人！多少漂亮的男子、如花似玉的姑娘、活泼的小伙子，甚至连加伦、希波克拉底以及埃斯科拉庇俄斯（更别说普通的医生了）也会说他们身子挺结实，但是，就算这些人都抵抗不住瘟疫，他们早上还在和亲朋好友一块儿吃早饭，到了晚上，就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和他们的祖先共进晚餐了！

没完没了地讲这悲惨的事，叫我也感到十分心酸，因此我还是就此打住吧。在那个时候的这种情形下，我们的佛罗伦萨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在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我是从一个靠得住的人那儿听来的），在冷冷清清的圣玛利亚·诺维娜，有七个年轻的女子前来望弥撒。她们都身穿和那个时候正相配的黑色丧服，相互间除了朋友就是街坊，也有些是亲戚关系。其中最大的一位不过二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八岁，每一个都仪态优雅，出身名门，美貌绝伦，知书达礼。我原本也可以告诉大家她们的真实姓名，不过出于一定的原因，我这儿就不说了。这是因为，我将记载的或者由她们讲的、或者她们听说的故事，我不想让她们以后为此感到不好意思。现在的社会风气又逐渐严肃起来，不像那时那样放荡了，因为我们已经谈到的原因，当时不要像她们那样年轻的姑娘，就算年纪更大一些的妇女也免不了沾染上这种风气。何况，我也不想让那些总爱评头论足、对于一切美好纯洁的品德一味挑剔的人抓住机会，叫他们用恶俗来破坏这几位贤慧的小姐的名声。但是为了使你们在阅读时，能清楚究竟是谁在讲故事，我就只好根据她们各人的性格，为每个人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年龄最大的那个，我们

管她叫潘皮妮娅，第二个叫菲亚麦塔，第三个叫菲萝米娜，第四个叫埃米丽娅，第五个叫洛里塔，第六个就叫她内菲尔，最后一个，管她叫爱丽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那天，提前并没约定，只是凑巧，她们都到了教堂。七个人围成一圈，一起祈祷了一番，唏嘘不已，就谈论起当前的各种情况。片刻之后，大家都不说话了，又听见潘皮妮娅开口说道：

“亲爱的女士们，你们肯定也跟我一样，总是听别人说起，一个人胸怀坦荡地做事，是不会招人责备的。保存和维护自己的生命本是大家的天赐权利，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就算导致别人的死亡也是可以不用抵罪的。假如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还能容忍这种行为，那么我们，或者任何其他的什么人，竭力预防来保全我们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不光彩的呢？想起我们今天早晨的行为，以及前一段时间的情形，我知道，你们也肯定知道，我们人人都在为自己的性命而提心吊胆。这一点根本不叫我感到惊讶，真正令我惊讶的是，作为女人，我们都有一些本能的判断力，而大家却都没有替自己想想办法来逃避这些威胁。我们呆在这儿，在我看来，顶多也只是观看又运来了多少等着埋葬的尸体，或者聆听那些越来越少的修士们是否仍然在规定的时间内唱圣歌，再者就是身穿我们的丧服向每一个来这儿的人表明我们遭遇了多大的不幸。假如我们离开教堂，或者看见随处都在搬运尸体或病人；或者看到那些以前被流放的犯人，现在再也不将法律看在眼里，返回城里肆无忌惮地乱跑。因为他们知道，那班执行法令的人或者死掉了，或者病倒了。再不然，就是看到那班下九流，喝饱我们的血，万分欣喜。他们自称为‘拜契尼’，当起了掘墓人，飞扬跋扈，到处横行，嘴里还唱着不三不四的小调，来嘲笑我们的灾难，再就是，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听见的都只是‘某人死了’、‘某人只剩一口气了’。如果一个人死去以后还有人为他感到悲痛的话，那么整个城里就只能听见一片嚎陶声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但我一返回家中，除去一个侍女，任何人都看不到了，这的确叫我毛发倒竖。在家中，不管我进入哪个房间，也不管我坐在什么地方，总感到死者的幽灵都出现在我面前，不过他们的脸并非我看熟了的那些脸，

而是带着一种悲痛可怕的表情，我只感到心惊肉跳。这样，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在外边，或者在家里，我总感到不自在，特别是当我看见那些与我们一样有体力或者有办法的人们，全都不呆在城里了，留在这里没走的只有我们几个。即使还有什么人呆在这儿，按照我自己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那也不过是些不明是非的人，他们再也不顾羞耻，无论是独自一人，或者是许多人，经常日日夜夜地尽情吃喝玩乐。并且，这不单单是一些世俗的人们，甚至连隐居在修道院中的修女们也都破除了戒律和清规，都去追求那肉体的快感，还以为这种别人公然能做的事，她们同样能做。所以，为了在这场灾难中保住生命，人们都变得淫乱堕落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还指望些什么？还梦想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不像别的市民一样尽快替我们的健康设想呢？莫非我们低人一等？还是我们竟以为自己的生命比别人强，他们所害怕的灾祸根本不会落在我们身上？我们错了，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假如我们的确这样想，那我们是多么糊涂呀。我们只需想一下，有多少年轻男女在这场无情的瘟疫中丧了命，就会对眼前的情况一清二楚了。假如没有迟疑不定、没有冷眼旁观，我们也是可以避免灾难降临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赞成我的想法，不过照我看来，我们应当像许多已经逃跑或是正在逃跑的人一样，尽早离开这个地方，同时也逃避那些和死亡没有任何区别的放荡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在乡间都有几处别墅，我们应当一块儿搬到那儿去，过着清静的日子，可以在不超越理性的范围内，由着自己的心意宴饮欢娱。在那儿，我们可以听听小鸟的歌唱，可以看看青山绿野，田里的庄稼像波浪一样起伏，还有这样那样的树木。我们还可以看到辽阔的苍穹，虽然上天对我们如此残忍，但并没有拒绝在我们眼前展现它永恒的壮丽，看着它，怎么也比看着这个萧条的空城要舒服得多。再说，乡间的空气也清新得多。在这个季节，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那里都非常丰富；并且相比之下，苦恼也少。尽管与城里一样，乡下的农民也在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不过终归是地广人稀，也就不像城里那样惨不忍睹了。再从另一方面考虑，假如我没有说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抛弃什

么人；恰恰相反，凭良心说，倒是我们被人抛弃了，因为我们的亲人或者死了，或者逃跑了，只剩下我们受苦受难，似乎我们和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一样。所以，按我的主意去做，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指责，相反，不这样做才会给我们带来忧伤、麻烦，甚至死亡。那么，假如你们赞成的话，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带着我们的佣人，和所有必需的东西，到我们的别墅里去。我们也可以换一换环境，今天住在这里，明天又去那里，好好地享受一番在这种日子允许的情况下所能够找到的一切欢乐。我们就这么生活下去（只要不早早地死掉），直到上天对这场恐怖做出安排。你们必须记着，比起大部分住在城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的女人们，我们正大光明地离开城里，完全没有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听完潘皮妮娅的这番议论，女郎们都表示很赞成，并且还迫不及待地谈论起实施的详细办法，似乎一站起身就出发一样。此时，十分谨慎的菲萝米娜说道：

“女郎们，潘皮妮娅所说的一切的确很有道理，但我们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说走就走。要记住，我们都是女人，就算一个少女也应该知道，假如几个女人聚在一块儿，又没有男人参加，她们是肯定会弄得一团糟的。我们生来变化无常、太任性、爱多心、又懦弱。所以，我担心假如没有其他的人来领导，我们这班人不久就会散伙，那样大家脸上都不光彩。我们还是应当从长计议，然后动身吧。”

爱丽萨也发言了：

“男人确实是女人的首领，没有他们领导，我们干任何事情都很难有始有终。不过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男人呢？我们都清楚，我们的亲属多半已经死了，仍然活在世上的也已经各自结伴，各奔东西，下落不明。如果请陌生男人来参加吧，又不妥当。我们为了躲避生命中的灾难而离开，同时也得想个妥善的办法，这么一来，在寻求快乐与安宁时，也不会招来什么烦恼和流言。”

就在几位女士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时，三个年轻人进入教堂，其中最小的一个也有二十五岁了。虽然处在这个可怕的年头，亲人去世了，好友也都死了，自己的生命也是朝不保夕，但是这些都不